

生活滋味

小龙虾正当时

姚崎锋

小龙虾是淡水养殖经济的翘楚。长长的身段，大大的脑袋，一对大螯张牙舞爪，就像古代的冷兵器一般，一旦有敌情靠近，它便举起来与你对峙，让你“望而却手”，畏惧七分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我在省城读书，校园在一个偏僻的镇上，四周都是农田水系。某个双休日，朋友们相约去钓龙虾，我听着还挺好奇。大家在草丛里捉一只青蛙，剥了皮系在绳子上，随便往河道水沟里一抛，一会儿便有了响动，提起来，便是一两只钳得死紧的龙虾。没多久，大家便能收获大半桶，原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小龙虾已经泛滥成灾了。每次，我们都能有大收获，在校园外的一条街找家餐馆加工了，美美地聚上一餐，筋道鲜美的肉质让我们流连。

毕业后回到家乡，没几年，小龙虾一夜成名。据说，那时的小龙虾大多来自江苏，有一个响亮的名号：盱眙小龙虾。关于小龙虾的各种做法也应运而生，诸如香辣、十三香、蒜泥、麻辣等。一些调料包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。

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小龙虾馆(店)，一时间占据了大街小巷。店门口排放着大腰子红盆，里面蠕动着暗红或草青的小龙虾，店里灯火通明，几乎家家都坐满了食客，还得露天加桌，还得排队等候。美女帅哥们套上薄膜手套，放下原来的矜持，往汤汁浓郁的大盆里捞出龙虾，大快朵颐，一个不小心，手上脸上全“挂了彩”。

我住在城里的那些年，也与朋友或老同学在定海芙蓉洲路或西园街吃过几次小龙虾。鼎盛时期，小龙虾的市价真是不低，按品相与个头论，有些甚至达到了四五十元一斤，食客们仍纷至沓来。想想，一斤的小龙虾真材实货能有几两，全都是大头和硬壳，可大家吃的就是那个味、那个氛围，聚餐吃小龙虾成了消夏夜生活不可取代的方式。中国小龙虾产业到底有多火？2021年，全国小龙虾总产量为263.36万吨，总产值约4221.95亿元。

近几年，小龙虾的价格有所下降，一般的百元四斤也能拿下了。没吃过小龙虾的朋友恐怕也没几个，一方面是亲民

的价格，另一方面是它们强大的繁殖力，可以说，只要有水的地方便是它们生存的场所。

要想获得小龙虾饕餮自由，还得自己动手。在乡下，捕小龙虾的人非常多。晚上，总能看到提着水桶、打着头灯的外乡人游移在水田河渠附近。除了原始的钓法外，地笼网是捕获它们的一种专业捕捞工具。地笼里投以烂鱼干等食料，入夜安置在水沟河道里，次日收起便会有惊喜的收获。闲居的父亲便有机会操持这种行当，为自家餐桌增添一份美食，只是水煮，剥出肉来蘸着美味鲜入口，也足够解馋了。我偶尔会兴师动众地备足各种佐料，来一回红烧大烤。

清理小龙虾也不难，你只需折断它们尾肢的中间一片，一拉，整条脏兮兮的肠子便出来了，有点像抽龙筋的架势。至于头部要不要除去，因人而异，如要去除，一般拿剪刀剪去上半部便可。

当下，人间烟火气正浓，小龙虾横行，你能抵住它的诱惑吗？

心灵隽语

海滨公园漫想

王晨竹



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是我最后的心安之地，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海滨公园了。

关于海滨公园最早的记忆应该是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上学以后，外婆经常陪我去。放暑假了，爸妈也会陪我去。

每年暑假的傍晚，去海滨公园看晚霞是一件美好的事。远看天边，粉红、大红、橙色等色彩交织在一起，那一团团火烧云常常是不同形状的，像小熊，像奔马，像巨龙……这个时候，爸爸妈妈都会牵着我的手，一边聊天，一边看着我随他们的步伐，一蹦一跳地尽力赶上。有时候，我也会在他们身边跑前跑后，享受一家三口的快乐时光。到了公园，这里好玩的东西可太多了。在充气城堡中，我常常被众多活蹦乱跳的小朋友震得举步维艰，但每次都能顺利登顶；钓鱼的时候要耐心等待，每次拎着一小桶鱼虾回家，便是最满足的时候；想要让泥塑人有完美的着装，必须仔细考虑哪一种颜色适合哪个部位，每一次用笔都得斟酌再三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总是很疲惫，却意外地兴奋。

后来上小学就不常去公园玩了。记得那个秋天，我和爸爸

去公园散心，一进门便看见两只白鹭伫立在两个池子中间。找了把木椅坐下之后，我们就在那里欣赏它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其中一只往水中猛地一扎，一条小鱼就在它的嘴里了。忽然起风了，满树的叶子如彩蝶般翩翩起舞，红的，黄的，浅褐色的，迎着风汇成一个五彩的漩涡。白鹭都被吓着了，左顾右盼后，张开洁白的层次分明的翅膀向树梢飞去，宛若空中仙子。风也吹皱了池水，形成一圈圈涟漪，一层一层晕开去，连绵不断。这一刻，白鹭，落叶，池水，构成了一幅唯美动人的秋景图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上了初中以后，没有时间去公园。所以在暑假的午后，我喜欢从城北骑自行车越过山丘，到那里看看。太阳很大，风却清新。一进门，发现公园变化很大，池中安上了喷泉，水也变深了，还多了许多漂亮的金鱼。金鱼五光十色，在水中游动时，阳光映射，仿佛彩虹入水。它们或玩弄着垂到水面的柳条，或穿梭于粉红和雪白的睡莲之间，如孩童般嬉戏。公园里依然充满生机与灵气，但是我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其中，像鱼儿们那般自由快乐。

某天冬日，在广场上买了点吃的，我又不自主地往公园走，找了把座椅，拿出点心和咖啡，一边吃一边享受冬日的暖阳。忽然，鼻子一酸，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我却抑制着不让它流下。看着公园里这些陌生又似乎熟悉的场景，感觉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够在阳光下蹦蹦跳跳的小屁孩儿，不再是那个陶醉于秋光里的儿童，也不再是那个能够感受公园心跳的少年了。年少的时光正在渐渐走远，我有些怅然。

眼前有一位爸爸带着他的儿子正沐浴着阳光，孩子蹦蹦跳跳，好奇地看着这个公园的一切。好像小时候的我啊！这里也曾有我童年的纯真与欢乐。

有的人被童年治愈一生，有的人则用一生治愈童年。我就是那个被童年治愈了十几年的人吧。多少次犯错和任性时，多少次失落和无奈时，多少次压抑和绝望时，这个犹如我心灵休憩之地的海滨公园无数次治愈了我，它使我相信明天会很好，下周会很好，未来会更好。

只要父母的关怀在，美丽的风景在，天真的笑声在，我的童年就一定在。

似水流年

冒着酷暑读函授

徐国南

岁月如流。本科函授毕业至今算来已整整三十年了。

1990年五六月份，我通过专科起点的人学考试参加了浙师大本科函授。授课时间安排在春秋两季和暑期。春秋去绍兴，我们被编入绍兴班。而暑假则去金华浙师大所在地。

金华地处金衢盆地东段，为浙中丘陵盆地，地势南北高，中部低，每到夏季，就如火盆一般。而1991年至1993年三个暑期，我三次奔赴这只“火盆”承受烈火的煎熬。

我们舟山共赴“火盆”的起初有5人，其中两位是岱山中学的厉敏（后调入舟山中学）和叶燕飞老师，另两位中途辍学。剩下我们三位则是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。

我们的暑期函授集中学习安排在七月中下旬，时间约两个星期。当时正是盛夏时节，金华雨水较少，天气沉闷而干热。每天大清早便炎热难当，到了中午更是骄阳似火，热浪汹涌，将你紧紧包裹又无法突围。

记忆中，当时没有空调，所以从寝室到教室无处不受烈日的炙烤。上课是在大教室，上百个人坐在一间教室里，没有空调，只有几台吊扇悬在半空中“吭哧吭哧”如老牛拖破车般吃力地转动。但空间大、人又多，这一丁点风力犹如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，大家都汗流浹背，于是只好轻摇折扇驱散炎热和烦闷。数十把折扇如蝴蝶振翅，自成一道风景。

到了晚上七八点钟，狭窄的寝室更如火盆，七八个人挤在一起，气都无处透。空气是热的，凳桌是热的，床铺是热的，甚至是烫的，坐不敢，更别说睡，于是用自来水降温，把凳桌、床席都先擦一下，床席更是用水洒一下，以加快冷却，否则一躺下去，背部受烫，无法入睡。

条件很艰苦。但我们这辈人，都是从动荡年代走过来的，参加函授时年龄很多在30岁以上，有的甚至超过40岁，饱尝过“读书无用”“知识荒芜”的痛苦，今日能进入大学校园深造，岂能让机会轻松溜掉？很多同学又在农村中学任教，久经艰苦生活的磨炼，这点苦算不了什么。已入深夜，大家仍挑灯夜读。待到半夜甚至凌晨，热浪退去，床席冷却，方才就寝。

暑期函授结束，我们每次都是半夜启程踏着灯光奔赴火车站。半夜凉快，车站里乘客少，不会拥挤。但也别想得太美。依稀记得，有一次，半夜踏上从云南过来的火车，车厢内没有空座，走廊里挤满了人，且座位底下横七竖八躺满客人，更有编织袋旅行包等杂乱堆放着，估计很多是到沿海城市来打工的。别说举步维艰，即使挪动一下都很困难。车厢内又无空调，空气沉闷压抑，更有汗臭、口臭、食物变质味等五味杂陈的气味混杂在一起，让人难以忍受。无奈大家只好憋着闷着，但愿火车快点到宁波车站。

当然，在辛苦攻读的同时，也有快乐轻松的时刻。每到函授结束，我们就放飞自我，1992年、1993年夏，先后游走了金华双龙洞、建德灵栖洞等著名旅游景点。在获取知识的同时，我们也感受了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。

到1993年7月，我们终于完成了三年的函授学习任务。毕业前夕，师生们一起合影留念。当拿到大学本科函授“毕业证书”时，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幸福和自豪，三年尤其是三个暑期的辛勤付出终于换取了令人欣喜的成果，实现了自己不懈追求的梦想，人生足矣！